

間自中家以上。日暮持錢。無告糴之所。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。方且結草葦。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。士有飢餓之迫。無樂生之情。其屢發而為盜。亦情狀之可哀者也。康誥曰。殺越人於貨。醫不畏死。凡民罔不慙。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是則殺人之盜。不待教而誅。皆百王之所同。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然而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盜其先變乎。此謂養之既足。導之既明。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。則非殺人之盜。有待教而誅。此亦百王之所同。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不待教而誅者。天下之所不得容也。待教而誅者。俟之之道。既盡矣。然後可以責之備也。苟為養之既不足。導之既不明。俟之之道。既有不盡矣。故凶年人食不足。而有起為盜賊者。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。許降其罪。而非有司之法也。至殺人與賊重者。亦不降。有司之法存焉。亦康誥之意也。余當閱是獄。故具列其本末情狀。以覽觀焉。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。

雜識二首

曾鞏

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。

張忠蔣偕馳驛討捕。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。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。皆久之無功。仁宗憂之。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。率衆擊之。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畧者。青初不肯言。公亮固問之。青迺曰。比者軍制不立。又自廣州之敗。賞罰不明。今當立軍制。明賞罰而已。然恐聞青來。以謂所遣者官重。勢必不得見之。公亮又問賊之標牌。殆不可當。如何。青曰。此易耳。標牌步兵也。當騎兵則不能施矣。初張忠蔣偕之往。率皆自京師。六七日馳至廣州。未嘗拊士卒。立行伍。一旦見賊。則疾驅使戰。又偕等所居。不知為營衛。故士卒見敵。皆望風退走。而忠臨偕居。方臥帳中。為賊所虜。楊畋余靖。又所為紛亂。不能自振。而孫沔大受請託。所與行者。迺朱從道。鄧紆。歐陽乾曜之徒。皆險薄無賴。欲有所避免。要求洵引之。自從遠近。莫不嗟異。既至潭州。沔遂稱疾。觀望不敢進。青之受命。有因貴望。求從青行者。青延見。謂之曰。君欲從青行。此青之所求也。何必因人言乎。然智高小寇。至遣青行。可以知事急矣。從青之士。能擊賊有功。朝廷有厚賞。青不敢不為之請。若往而不能擊賊。則軍

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。欲更張庶事。致太平之功。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。欲報人主之知。然心好同惡異。不能曠然心無適莫。甫嘗家居。石介過之。問介適何許來。介言方過富公。問富公何為。介曰。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。用公使鈔坐法。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。曰不然。則衍不能在此。范公則欲薄其罪。曰不然。則仲淹請去。富公欲抵宗諒重法。則恐違范公。欲薄其罪。則懼違杜公。患是不知所決。甫曰。守道以謂如何。介曰。介亦竊則違范公。薄其罪。則違杜公。是不知有法也。守道平生好議論。自謂正直。亦安得此言乎。因曰。甫少而好學。自度必難用於世。是以退為唐史記。以自見。而屬為諸公牽挽。使備諫官。亦嘗與人自謀去就。而所謀者。適好進之人。遂見誤在此。今諸公之言如是。甫復何望哉。自此凡月餘。不能寐。慶歷之間。任時事者。其後余多識之。不黨而知其過。如之翰者。則一人而已矣。

廣原州蠻儂智高。以其衆叛。乘南方無備。連陷邕賓等七州。至廣州。所至殺吏民。縱略東南。大駭。朝廷遣驍將

中法重。青不敢私也。君其思之。願行則即奏取君矣。非獨君也。君之親戚交遊之士。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。苟欲行者。皆青之所求也。於是聞者大駭。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。其所辟取。皆青之素所與。以為可用者。人望固已歸之矣。及行。率衆日不過一驛。所至州。輒休士一日。至潭州。遂立行伍。明約束。軍行止皆成行列。至于荷鍤贏糧。持守禦之備。皆有區處。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。立斬之。以徇。於是一軍肅然。無敢出聲氣。萬餘人行。未嘗聞聲。每青至。郵驛四面嚴兵。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。無一人得妄出入。而求見青者。無不即時得通。其野宿皆成營柵。青所居。四面陳設弓弩。皆數重。所將精銳。列布左右。守衛甚嚴。方青之未至。諸將屢走。皆以為常。至是。知桂州崇儀使陳曙。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。與賊戰。復敗走如常時。青至賓州。悉召陳與裨校。凡三十二人。數其罪。按軍法斬之。惟蘇緘在某所。使械繫上。聞于。是軍中人人奮勵。有死戰之心。是時智高還守邕州。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。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。休士卒。賊謀知不為備。是夜大風雨。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。